

美味不问出处

□崔岱远(文化学者)

早年间,宣武门外曾经有个广和居。这家馆子经常做一道叫芙蓉鸡片的菜,所用的原料是鸡肉和蛋清,结果每天都要剩一大盆蛋黄儿。怎么处理呢?有一位爱琢磨的厨子把这剩下的鸡蛋黄和白糖、绿豆粉按一定比例调匀了,用大油煎了吃,不想竟发明出一道香甜可口的甜品。可菜得有个好听的名字,总不能叫它“煎蛋黄儿”吧?

于是,大家想来想去,就根据它不粘碟子,不粘筷子,不粘牙的特点起名叫做“三不粘”。结果“三不粘”这名写在菜单上,食客们出于好奇都喜欢点。到了上个世纪初,广和居

歇业了,这家馆子的名厨大多被另一家老字号同和居请了去,一来二去,竟然成了同和居的看家菜,一直传承至今。

还有传说“三不粘”原来叫“软黄菜”,后来是李鸿章的小女婿、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给改的名字。这个传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张佩纶算是晚清名流,学问渊博,曾经和张之洞齐名。这道菜虽说是甜品,可又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甜点,算得上是一道正儿八经的,文雅的大菜。文化人从来都是餐厅里的一道风景,而会吃本身也是文化名流的做派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帝王版。说是这道菜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安阳,品尝了一道叫桂花蛋的甜点,发

现这道菜既不粘碟子,也不粘筷子,还不粘牙,一时高兴,赐名“三不粘”。并且让御膳房的厨子学会了做法,这道菜就这么着传入了紫禁城。后来又经过一位山东御厨从宫里逐步传到了民间,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三不粘”和皇帝就算沾上了边儿,倒也如愿以偿地抬高了身价。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无从考证了。

日前去三里河的同和居,金黄色的三不粘盛放在盘子中央端上来,热气萦绕着宛如一滴硕大的金色露珠,闻上去芳香四溢,吃上一口,绵甜香滑,吃过后盘子上干干净净,只留下唇齿间一抹淡淡的幽香。看来,简单寻常的原料同样也能做出不同寻常的美味。

楚子熊通的“饿兵计”

萧水(历史作家)

楚子熊通先到了湖北省北部的随国,对随侯说:

“中原诸侯,相杀相斫,无休无止,天子也管不了他们了,中原诸侯开始大狗咬小狗。寡人就也搞了这么一些不怎么好的兵车,还有不怎么好的兵甲(他这么说表示很有文辞,中原人都是这么讲话的),想带着他们去中原,重建那里的和平秩序。”

“您想去中原,尽管去好啦,”随侯问,“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列阵屯车的?”

熊通说道:“我要去中原重建秩序,无奈头衔还不够显赫。你去请周天子给我加个官爵,然后我去中原维和就名正言顺了。不然这么多雄兵一怒,要踏平你们随

国,我就管不了他们了!”

随侯吓坏了,赶紧派使者向周桓王传达熊通的意思,被周桓王骂了一通。楚子熊通只好无聊地回去,临走时说:“这样吧,咱俩先结个盟,重建一下这里的和平秩序先。”

“好啊。”随侯附和。

结盟前,楚大夫斗伯比说:“我们的三军甲兵如果显得过于强悍了,随国和汉阳诸姬们就会恐惧,恐惧就会结盟一体,一起来对付我们。我们应该显出羸弱的样子,随国是汉阳诸姬中的大国,见我们羸弱,就会自矜骄傲,矜矜就会轻视其他汉阳诸姬中的小国。汉阳诸姬中的大小国离散,就是我们楚国的福气!”

楚子熊通觉得这个主

意很好,于是就派士兵三天不吃饭,饿得直打晃,排着乱队来迎接随少师。随国的少师先生看了这些难民兵,心中暗笑。

结盟以后,少师回去就对随侯讲:“楚军都是叫花子兵,实不足恃,现在他们正在撤退途中,我建议您发兵追击他们。”

大夫季梁是个聪明人,拦住说:“楚人这两年势头正旺,他们摆出难民兵的样子,是想诱我们上当。如果真去追了,头破血流的必是我们。而且,您一定要跟汉阳诸姬的兄弟之国们紧紧抱成一团,这样,国家庶几可以免于难矣!”

随侯一听,有理,于是大修国政,结好诸姬,楚子熊通见了,一时不敢举兵再来。

“姐,我们去看不要钱的风景吧”

□桑格格(作家)

小伙子很热情:你第一次来杭州啊。我完全不想说话,只是摇头。他递给我一包纸巾:来,擦擦。我开始擦,然后开始述说过去几个小时的倒霉事。他耐心听着,不时插进去:喔,哇,嗨!让我觉得述说很过瘾。

然后他乐观地开导我:姐,没事,你看你不是遇到我了吗?倒霉结束了。我心里开始泛嘀咕:这个人……不是坏人吧?他好像看出我的心事:姐,你放心,我是好人。刚刚部队退伍,家乡实在没事才做这一行。不会乱收钱的,你要相信人民解放军!

我这个人从小就崇拜“解放军叔叔”,他这么一说,我果然就心安了,情绪也好转了:喔,要不你带我

去西湖边转转吧!他呵呵一笑:我正往那个方向开呢。他继续建议:姐,湖边人多,要是你去过的话,我建议今天只路过湖边不去,直接去山里龙井村那边转转。这小雨衬着茶山可好看了。我点头:好啊,那边有个永福寺,我们去喝茶。

我们高高兴兴从城里的高楼大厦钻出来,慢慢进入山区。浓密的树荫遮住了天空,空气清甜,他把车窗降下来一点:你闻,这空气。我深深嗅了一口,长长呼出一口浊气,眉头舒展开了。

永福寺在一片竹林深处,他说:姐你可以啊,这地我都没来过。我挺得意:我来过杭州好几次了。车碾过潮湿的地面沙沙响,雨滴从竹叶上汇集然后再滴在地上。

可是,永福寺门票要50元,我执意要买两张。他拉住我:姐,我们去看不要钱的风景吧。何必呢!你看这儿哪儿不好看啊!他二话不说把我拉上车,走走走。

车往龙井深处开去。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茶山,一层一层的波浪,浸在小雨里,好像伸出舌头来,空气就是茶。我小声哼起歌来: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他也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大声唱:谈得说,我说,小城故事真不错……

经过杨公堤,有好几个连续的陡坡,他说:姐你坐好了啊!他一踩油门冲上去,再一踩油门冲下来,和做过山城一样一样的!失重的感觉忽悠悠的,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未完待续)

■吃了吗您呐

进了三伏,天气渐凉,讲究吃个烙饼摊鸡蛋,省事,容易。现在自己家里不用烙饼,出门就买。摊鸡蛋就更容易,那不是个人就会吗?但还真甭说,鸡蛋也有复杂的摊法,升级版的摊鸡蛋甚至可以成为大饭庄的镇店名菜。

■我们的祖先

楚国的国君楚子熊通听说周桓王与郑国人作战,肩膀受伤,于是也跑去中原想显示他的存在。他组建了一支车兵纵队,壮一壮行色,然后就从自己所在的湖北秭归地区,北上出发了。

■格格不入

我站在杭州的一条街道上,像个傻瓜:在雨中淋着,搭不到车,还被指错路,走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突然一辆桑塔纳停在我面前:小姐去哪儿?没有任何营业车的标识,一辆黑车,开车的是一个满脸堆笑的小伙子。我望了望天,拧了拧流水的裙角,上去了。小伙子:姐,去哪儿?我:不知道……就是避雨……可能我看上去都快要哭了。



新京报插图/赵斌

■我的大学

匪夷所思的美好

暑假里,台风雨吹过校园,把道路洗刷得晶晶亮。砖缝里的杂草长到半米多长,小野猫露出头东张西望。一个小型车队从我身边掠过,卷起一阵汽油味的风。长得很帅的小男生钻出汽车,他纤细苍白,脸上挂着梦游般的表情,好像是被劫持到此地的。

□黄晓丹(大学教师)

看起来像匪首的那位其实是他父亲,身后簇拥着几个中年人。一个说:“学校怎么这么大”;第二个说:“一定要给公子买辆奥迪”;第三个说:“奥迪怎么行,得是宝马”。匪首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赞许地看了儿子一眼。

想到这么帅的小男孩将要驾驶一辆惹人厌的汽车在宿舍和食堂间穿行,我就觉得遗憾。大学校园内部的道路,本来就是为自行车和步行设计的。教师也往往只在上下班时开车,而在校园里享受无车族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仅是晒太阳和锻炼身体,还包括在落花小径中穿行、和各种小动物偶遇,以及玩出许多很酷的花样来。

以前在苏州读书时,新校区远离城市,开阔且静谧,一到夜晚,除了虫声和月光,方圆数里什么都没有。穿着纱丽的印度留学生平时安静羞涩,但有一种游戏她们玩得乐此不疲。那就是把摩托车的车灯打亮,三三两两在校园周围的小路上开来开去。那时我每吃过晚饭,都要站在阳台上吹一会风,看车灯像流萤一样在原本是桑林和稻田的道路上穿

行。她们骑一会摩托,也不醉酒,也不闹,就乖乖回去看书。

后来在太平洋边的UBC大学,我看到更酷的景象。UBC校园很大,被海洋和原始森林包围,又有很多的上坡下坡。我常看见英俊的男生和漂亮的女生穿着轮滑鞋和滑板去上课,胳膊窝里夹着厚厚的课本,打一个招呼,脚轻轻一踩就飞出好几米。我有时会想,他们是否也是如此轻松地应付课程,用最简单的工具把自己运送到最远的地方去。

我还记得另一个帅哥。那是中午放学时,UBC饥肠辘辘的师生和教师们步调一致地向食堂方向奔去,只见在轮滑、滑板车和千百只脚中,有个男孩骑一辆两人高的自行车,前轮小,后轮大,鹤立鸡群地向前去。在万众瞩目中,他目不斜视,风度翩翩,一会儿就超出了我的视野。还没等我走到食堂,他已经再次万众瞩目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麦当劳的纸袋。我对着麦当劳那家单层店铺看了又看,实在想不出来他是怎么下车,又怎么买到麦当劳的。

对于大学而言,这些匪夷所思的行径和运动中的年轻身体,难道不比一辆豪车更美吗?